

#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丁志 卷第四

孫五哥 鄭人孫愈，王氏甥也。年十八九歲時，到外家，與舅女真真者，憑闌相視，有嘉耦之約。歸而念之，會有來議婚對者，母扣其意，雲如真真足矣。母愛之甚，亟為訪於兄。兄言吾數婿皆官人，而甥獨未仕。若能取鄉薦，當嫁以女。愈本好讀書，由此益自勤苦。凡再試姑蘇，輒不利。女亦長大，勢不可復留。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。愈省兄憩於臨安，因赴飲舅氏。真真乘隙垂淚謂曰：「身已屬他人，與子事不諧矣。」愈不復留，即還崑山故居，遇姪革於道，邀同舟，問之曰：「世俗所言相思病，有之否？」我比日厭厭不聊賴，腸皆掣痛如寸截，必以此死。革宛轉尉解，且謂之曰：「叔少年有慈親，而無端戀著如此，豈不為姻黨所笑？」既至家，館革於外舍，愈宿母榻，半夜走出，呼革起，曰：「恰寢未熟，聞人呼五哥，愈第五，視之，則真真也，急下床，茫無所睹，此何祥哉？」革留旬日過臨安，適真真成禮於趙氏，次日合宴，恍然見人立其旁，驚曰：「五哥何以在此？」便得疾，逾月乃瘳。是時愈已病，羸瘠骨立，與母謁醫蘇城，及門為母言，此病最忌曠逆及嘔血，若證候一見，定不可活。語畢，忽作惡，吐鮮血數塊而死。方女有所見之夕，愈尚無恙，豈非魂魄已逝乎？後生妄想，不識好惡，此為尤甚。故書以戒雲，女今猶存。

司命府丞

王筌，字子真，鳳翔陽平人。其父登科，兄弟皆為進士。筌獨閒居樂道，一日郊行，憩瓜圃間，野婦從乞瓜，乳齊於腹，筌知非常人，問其姓，曰：「吾蕭三娘也。」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，婦就食，輒其餘，曰：「爾可嘗乎？」筌接取而食，無難色。婦曰：「可教矣。」神仙海蟾子，今居此，當度後學。吾明日挾汝往見，及見海蟾曰：「汝以夙契得遇我，命長跪傳至道，授丹訣，戒以積功累行，遂還家白母，遣妻歸，週遊名山。一時大臣薦其賢，賜封衝熙處士。元符三年，再游茅山，先是中峰石洞忽開，真詰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。一閉千歲矣，又甘露下降，道士劉混康曰：「必有異。」既而筌乃來受上清篆，是夕仙樂聞於空浮之上，留逾歲，晝夢二天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，擁白虎來迎，跨虎而行，登危躡險，由中峰入石洞，向所開便門，顧視左右，金庭玉室，兩青衣童入通，見茅君再拜謁，君問勞甚厚，曰：「帝已飭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，因賜金尺以還，及寤，別混康曰：『吾數將盡，且有所授，從此逝矣。』下投道人葛衝曰：『敢以死累公，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。』及期，具衣冠端坐而卒，時建中靖國歲，春秋財六十一。

劉士彥

劉士彥，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，檮舟宿泗間，遇乞人，年可十七八，目瑩唇朱，光彩可鑒，異而問之，對曰：「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。」劉曰：「吾適乏錢，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？」曰：「固可也。」容取豆，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擦摩之，輒有黑豆數粒出，取一與劉，擲其餘汴水中，劉欲吞之，曰：「未也。」又探胸掖間，復有菜豆數粒出，亦取一與劉而擲其餘，劉併吞二豆畢，與所許衣，笑而不取。劉始病蠱，不能食，即日食如初而益多，後面色如丹，但每歲一發，渴必飲水數鬥，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，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，不知如何也。右二事見浮休集。

蔣濟馬

幹道七年秋，大饑，江西湖南尤甚，民多餒死。八年春，邵州遣吏蔣濟，往衡山嶽市，買樸硝等物，造甲乘馬以行，緣道踐人麥田，或以米飼馬，二月二十七日，至衡山境內櫟岡，忽天色鬥暗，不辨人物，雷聲大震，良久開晴，濟與馬皆仆地死矣。邵州以事申轉運司，轉運判官陳從古，揭榜一路以示戒。

皂衣髽婦

婺源土人汪生，幹道六年春，過常州宜興，為周參政館客，季冬之夕，有婦人自外來，通身皆皂衣，頂為兩髻，貌絕美，手捧漆柈，柈中盛果饌，別用一銀杆貯酒，徐步至前曰：「夫人以天寒夜長，念先生孤坐，令妾進酒。」汪且喜且疑，謂夫人不應深夜遣美妾獨出，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歟？然服飾太古，似非時世裝，二者皆可疑，不敢舉首，亦不飲。婦人曰：「此酒正為先生設，何所嫌？」言之再三，汪遂飲猶未半，婦人自取果恣食，又譙浪嬉笑，通綢繆之意，汪始愧恐，放酒走出，良久復入焉，一無所見，明日，其來如初，至於三，汪不得已，悉所見白周公，公曰：「家間尋銀杆無處所，方以責婢僕，得非怪邪？」命遍索幽隱，至酒室，見古鐘甚樸，木牛杆皆在內，周曰：「必此物也。」舉其腹視之，乃唐乾封年造，即碎之，自此無所睹。汪說。

沅州秀才

沅州某邑村寺中，僧行者十數輩，寺側某秀才善妖術，能制其命。凡僧出入，必往告，得貝，親施必中分，不然，且受禍。雖雞犬亦不可容。紹興三十年，客僧旦過，方解包，會鄰村有死者，急喚僧誦經入殮，時寺眾盡出，唯此客獨往，得錢七百以還。既而眾歸知是事，相顧嗟愕，至暮悉捨去。客固不悟也。饑甚，入廚取食畢，自閉三門，升佛殿坐佛腳下，以袈裟蒙頭，誦楞嚴咒，夜過半，迅雷一聲起，霹靂繼之，而窗櫺間月色如畫，俄聞鈴鐸音，若數壯夫負巨木，欲上復下，如是三四反，又若失腳而墮，遂悄無所聞。天明出視，得四紙人於階下，旁一棺亦紙為之，漫折於懷中，少頃眾至，見之驚，爭問夜所睹，具以本末告之，且云：「彼人習邪法，既不能害人，當自被其害，試共往扣，則秀才果已斃，四體如刀裂。」寺以告縣，遣巡檢索忠者體究其事，雲王充老說。

德清樹妖

宋安國，為浙西都監，駐湖州，其行天心法猶不廢。德清民家為祟擾，邀宋至其居，治不效，更為鬼挫辱，宋忿怒，詣近村道觀，齋戒七日，書符誦咒，極其精專，乃仗劍被發，入民居後大樹下，禹步旋繞，忽震雷從空起，樹高數丈，大十圍，從頂至根析為兩，又震數聲，枝幹無巨細，皆劈裂如算籌，堆積蔽地，怪遂掃跡。

郭簽判女

湖州德清縣寶覺寺，頃有郭簽判，女柩於僧房，出與人相接，大為妖害，後既徙葬，而物怪如初。寺中局此屋三間，不敢居，久之，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，宗室子趙大，詣寺假屋沽酒，僧雲，無閒舍，獨彼三間，以鬼故，不為人所欲，然非所以處君也。趙曰得之足矣，吾自有以待之。即日啟門，通三室為一，正中設榻，枕劍而臥，夜漏方上，女已颯然出，豔妝鮮服立於前，趙曰：「汝何人？」問之再三，皆不對。趙遽起抱之，頗窘畏，為欲去之狀，俄頃間如煙霧而散，懷中了無物，自是帖然，趙居之十餘年，不復有所睹。

鎮江酒庫

歐陽嘗世為鎮江總領所酒官，以酒庫摧陋，買民屋數區，即其處撤而新之。時長沙王先生赴召，過鎮江，其人精治案魑魅，不假符水咒祓，蓋自能默睹，歐陽遇之於府舍，即往謁，邀至新居，具食以待，扣之曰：「此地有鬼物乎？」曰：「有二鬼，一以焚死，一以縊死，然皆畏君不敢出，但一大蛇枉死，不知其故，當令君見其形，左右聞者毛悚，飯罷，王語主人，可視壁間，視之，蛇影大如椽，長袤丈，自東而西，乃具詢主吏，對曰：「一酒匠因蒸酒墮火中，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，而不能記蛇事，雲右三事皆歐陽雋說，此其父也。」

胡教授母

處州胡教授母，年九十而終前兩日，何人來與語，使之告世人云：「大鼓不鳴，深水不流，六月降霜，蘆沉石浮，間隔寒泉，高山一丘，且言冥司處處令人報世間，公直為上，勿攘田土錢物，見專治此等事，更有數語，傳者以為不可載，時幹道八年，何德楊說。」

戴世榮

武翼郎戴世榮·建昌新城富室也·所居甚壯麗·紹興三十二年·家忽生變怪·每啟房門·常見杯柈肴饌·羅列地上·群犬拱立於傍·篋中時時火作·燒衣物過半而篋不壞·妻趙氏在寢·覺床側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·一室振動·塵霧滃然·尋即臥病·或擲磚石器物·從空而下·門闌窗柱·敲擊不暫停·其音亦錚淙可愛·驗擊處皆如繭栗痕·歷歷可數·醫者黃通理·持藥至·奪而覆之·倉黃卻走·飛石搏其腦·立死·巫者湯法先·跳躍作法·為二圓石中其踝·匍匐而出·僧志通·持穢跡咒·結壇作禮未竟·遭濕沙數鬥·壅其頭項·幾至不免·親戚來問疾者·慮有所傷敗·皆面壁而行·百種禳禱無少效·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篆·鋪帳頂·裂而擲之地·竟不起·世榮足患小疽·遭怪尤甚·乃取魚網離地數尺·遍布室中·以避投石之害·猶擲於網之下不已·相近三二十里人家·碗楪陶器·無一存者·皆不知所以失·蓋其日夜所擊之物也·世榮疾篤·見異物立廷下·馬首赤影·鼠·長丈餘·須臾首漸低·大吼一聲·拏空而去·不數日·疽潰而死·家遂衰替·世榮雖富室子·然鄉里稱善人·殊不測所以致怪也·趙氏兄善宰說·京西田中蛇

河中府老兵胡德·壯年往京西捕盜·晝過村野·遇大蛇於麥壠中·昂首疾行·麥為之靡·數卒挾槍刺殺之·其長丈許·分為十餘截·各挈提以去·德取其頭掛於槍·行未遠·村婦人望見·博膺迎哭曰·誰令兒輕出以速死·率家人共挽德·至所居哀訴·且買蛇頭瘞之·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·值其盡出刈麥·方小立·聞屋側喀喀作聲·趁而視·則有蛇踞屋上·垂頭簷間·滴血於盆中·客知必毒人者·默自念吾當為人除害·乃悉取血置其家齎甕內·詣鄰邸以須·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·皆渴困·爭赴廚飲齎汁·客飯畢·復過其門·則舉室死矣·外舅為河中教授曰·胡德為閻者·說此事·

建昌井中魚

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·建昌軍驛前大井·水連日腥不可飲·居民濬治之·得一魚可三指大·類鯽而眼上赤紋色如金·頭有兩角·細而堅硬·民貯以巨桶·並買楮繖送於江·至暮大風急雨·吹折大木無數·皆疑以為龍類雲·

王立火 鹵鴨